

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神话解读

李艳, 黄瑛

(泸州医学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从埃斯库罗斯到索福克勒斯再到欧里庇得斯,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通过剧中主人公的命运表达了古希腊人对人生悲剧发生的原因及解脱途径的探索,其中“命运”的不可抗拒性逐渐淡化和人的“自我”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这种精神深刻地反映了古希腊人对于周围环境与自我奋斗愿望冲突下的思考,反映了希腊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人与自我本性的斗争与冲突的讨论。

关键词:古希腊;悲剧精神;神话解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3)01-0009-02

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神话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反映着艺术思维的起源,神话是社会发 展早期阶段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哲学的思考都能在神话传说里找到其根源。古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深刻地影响着几千年来西方民族精神、文化特点和文学特性。古希腊悲剧精神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精髓,植根于古希腊神话传说,反映着古希腊民族对人生、人性、命运和自身环境的思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民族植根于内心最深处的命运观和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形成独树一帜的一种文化精神。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表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变幻莫测的命运的恐惧和对剧中人物的怜悯,所以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命中注定难以调和的,剧中的主人公虽具有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却无法抗拒命运的捉弄,所以悲剧往往具有强烈的宿命论色彩。古希腊成就最高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分别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古希腊人独特的悲剧精神。

1 三种不同的命运观

1.1 屈服于命运

普罗米修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始终是作为“命运的代言人”贯穿始终。“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预言者”的意思。作为三界第一的先知,普罗米修斯天生具有大地母亲赋予的预知命运的能力,在洞悉自己遭难和得救都是命中注定的,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命运的前提下,普罗米修斯在一切劫难面前从容不迫,当他被绑到了高加索山崖之后,他对前来劝阻的歌队长索说的一席话把希腊人默默接受命运安排,屈服于命运这样一种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切未来的事我都预先看的清清楚楚;决不会有什么意外的灾难落到我头上。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抵抗,就得尽可能忍受这注定的

命运。”(1)“……要等我忍受了许多苦难之后,才能摆脱镣铐;因为技艺总是胜不过定数。”(2)

在埃斯库罗斯作品中,造成悲剧中矛盾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命运,命运由神掌握,不可抗拒,无论是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波斯王塞克塞斯的失败,阿伽门农及其他家族发生的惨剧,卡珊德拉的死亡……埃斯库罗斯笔下的人物们都只能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敢有任何反抗。埃斯库罗斯这样的命运观反映了希腊社会发生重大变化、雅典奴隶制民主城邦制度建立时期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和无助感。

1.2 直面命运

索福克勒斯作品中命运是存在于神之外的抽象概念,可以反抗。跟埃斯库罗斯作品中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的人物相比,索福克勒斯作品中的人物仍然是命运的牺牲品,但他们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并没有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奋起反抗,虽然结局悲惨,却在对命运的抗争中凸显了其高贵的形象。俄狄浦斯为了摆脱弑父娶母的命运远走他乡,却鬼使神差地杀死了自己的亲身父亲,应验了他将“弑父娶母”的神谕。俄狄浦斯悲愤之下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四处漂泊。俄狄浦斯勇敢、正直、善良,敢于承担责任,却终究不能抵抗命运的捉弄,遭受着命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对待命运的态度不是屈服,而是坚决抵抗,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时,他面对命运的惩罚,这无罪的“罪人”负起了应负的责任,进行了自我流放的壮举。索福克勒斯笔下人物中,无论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俄狄浦斯,正直善良的安提戈涅,勇敢的赫刺克勒斯……他们都有着出众的智慧、高尚的品格、美丽的心灵,却遭受着命运最无情的折磨。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著作中,命运扮演着近乎于邪恶的角色,操纵人们的生活,作为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异己力量”,与人类利益完全相悖。但他笔下的人物却因为敢于凭借自己的力量接受命运挑战、敢做敢当,成为人人赞誉的英雄,因为他们敢于直面命运挑战的勇气

收稿日期:2012-11-10 修回日期:2012-12-18

作者简介:李艳(1974-),女,四川泸州人,泸州医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育研究;黄瑛(1972-),女,四川泸州人,泸州医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与翻译。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菲菲

教授讲坛

9

而在作品中大放异彩。这种对与命运抗争的英雄精神的肯定和在客观上对命运的合理性的怀疑,正是雅典奴隶主兴盛时期民主派意识的特点,正是当时雅典自由民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一面相信自己的力量,一面又感到惶惑的矛盾心理的表现。

1.3 反抗命运

与索福克勒斯同一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则通过其传世巨作《美狄亚》表达了其独树一帜的悲剧观。在《美狄亚》中,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不再是命运的捉弄和神明的旨意,而是丑恶的人性和不公正的法律习俗。贵为公主的美狄亚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伊阿宋取得了金羊毛,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条件是伊阿宋要和她结婚。取得金羊毛后,伊阿宋带着美狄亚一起踏上返回希腊的旅程并在行程中杀死了前来追赶的弟弟。伊阿宋回国后,美狄亚用计杀死了篡夺王位的伊阿宋的叔叔,伊阿宋取回王位。但她的帮助和魔法并没能挽留伊阿宋移情别恋的脚步,当伊阿宋背叛了美狄亚的爱情后,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儿子和伊阿宋的新欢杀死,逃离了伊阿宋的身边,伊阿宋也抑郁而亡。美狄亚道德报复是残忍和可怕的,可她的悲剧又何尝不是男人的背叛、法律与习俗的不可靠、人性的丑恶等层层压迫下女人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反抗。美狄亚心中的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毁灭了她的理性和她的母性,欧里庇得斯通过美狄亚使人们明白悲剧的根本原因往往是人的本性,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疯狂、怯懦等消极因素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源——“痛苦使我疲惫不堪。虽然我明白我要做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但愤怒胜过了我的理智,而它往往是人们最大灾难的根源。”(4)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往往使人们从人类心灵的层面来思考发生在人类群体内部的悲剧原因。就像剧评家G·A·施克在其《希腊悲剧》一文中所说:“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中不像在索福克勒斯的剧中那样,人不是由于落入更高原则的轮盘而遭遇困难,而是自己把自己相互推入窘境。”(5);而人类得到救赎的关键在于人性中正直、勇敢、公平、善良、理智等积极因素能否压制住消极自私、贪婪、疯狂等消极因素。

从埃斯库罗斯悲剧中人物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到索福克勒斯剧中主人公反抗命运却无法成功,再到欧里庇得斯剧中人的命运不再由神而是人来主宰,这三大悲剧家的作品通过剧中主人公的命运表达了古希腊人对人生悲剧发生的原因及解脱之途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不断淡化,而作为人对命运的反抗和“自我”的主体地位不断加强。这种精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奴隶社会早期到中后期阶段人类对于周围环境与自我奋斗愿望冲突下的思考,反映了希腊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人与自我本性的斗争与冲突等的思考。

2 古希腊悲剧精神的解读

2.1 古希腊悲剧精神折射着人与环境的冲突

悲剧精神反映着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则起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和环境的思考和认识。推动古希腊人悲剧意识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人于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的不断冲突和斗争。古希腊文明发源于欧洲西南部巴尔干半岛,由于岛屿的特殊地貌特征,土壤比较贫瘠,适宜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非常有限,产量也不高,只有少数耐旱的葡萄、橄榄等几种作物生长。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中曾写道,“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留给一个国家的只是皮和骨头”(6)(P86)就

描写了古希腊人所面对的恶劣的地理环境下。人类的发展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限制,而这种制约和限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就更加明显和突出。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精神的刺激和砥砺作用:“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7)(卷3)古希腊半岛恶劣的地理条件使得古希腊人不得不一方面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同时展开对外的经济争夺战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件伴随着医疗条件的缺乏这些都随着折磨着古希腊人,使得他们被迫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神秘的大自然,出于对神秘的大自然的畏惧、不可实现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人与自然的冲突中人的卑微地位的认识,这些都在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中体现出来,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存在于希腊文学作品之中。

2.2 古希腊悲剧折射着人类群体之间的矛盾

巴尔干半岛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农作物种植和收成受限。古希腊各城邦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源经常爆发规模不等、大大小小的战争。《伊利亚特》这部战争史诗虽名为争夺绝世美女海伦而战,实则反映了古希腊人对财富、奴隶和资源的争夺,“因为战争掠夺比劳动更容易获得财富和奴隶,并且带来荣誉,故而处于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的古希腊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繁,主要的目的是掠夺,并被认为是正义的。”所以史诗中的英雄都以参与战争,掠夺财富视为荣誉。这种生活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古希腊人对战争英雄的崇拜和好战尚武的民族精神。

2.3 古希腊悲剧折射着人类面对不可知命运的无助

英雄阿基琉斯说:“人会死,而且随时会死,这是我们的宿命。”这句话反映了荷马时代人们的命运观和面对不可知命运时的无助与巨大的孤独感。人类虽然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但在不断变化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却又如此无助和无奈。死亡的宿命使得古希腊人精神中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热爱。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并不能阻挡希腊人对生的依恋,这点在《奥德赛》中英雄阿基琉斯哭泣的亡灵对漫游冥府的奥德修斯所说的话中得到体现“光辉的奥德修斯,请不要安慰我的亡故。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纵然他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难,——也不想统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灵。”对生的热爱和对命运的无助左右着古希腊人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悲剧观和悲剧精神。这种精神特质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精髓影响着后世文学作品的创作。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悲剧经典[M].罗念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
- [2] 古希腊悲剧经典[M].罗念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2.
- [3] 古希腊悲剧经典[M].罗念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325.
- [4] 古希腊悲剧经典[M].罗念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617.
- [5] 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三卷[M].申林,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